

經籍典第四百六十九卷

諸子部總論一

漢書藝文志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

學兼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師古曰讓古讓字嗛字與謙同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較者爲之則苟鉤鉶析亂而已

墨家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較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縱橫家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譖而棄其信

雜家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盜者爲之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

農家

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

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繢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

夫之議也

十家後序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瘞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師古曰：瘞與愈同

兵權謀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兵形勢

形勢者窺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兵陰陽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兵技巧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兵家後序

兵家者蓋出於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數術天文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彌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數術歷譜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數術五行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差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始終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竊以相亂

數術著龜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疊疊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曰爲刺

數術雜占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蛇衆魚旐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曰考古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訛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訛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訛興人無覺焉訛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訛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訛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數術形法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目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後序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蠱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龐物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方技醫經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痛爲劇以死爲生

方技經方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

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

治常得中醫

方技房中家

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目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方技神仙家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忧惕於胸中然而惑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方技後序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爲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道家

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赜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暇修營而功自成其元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於方外六經

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
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
爲高狂狷爲尙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法家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厲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
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爲之則杜哀
矜絕仁愛欲以威劫爲化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名家

名者所以正百物敘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
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
是也拘者爲之則苛察繖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墨家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纏梁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從橫家

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雜家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

所指歸

農家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敘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鄙者爲之則弃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小說家

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謗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兵家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

謂棄之周官大司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爭伐尋常不撫其人設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致於亂

天文家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謫見於天日爲之蝕后德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爲之則指凶爲吉謂惡爲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

曆數家

曆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阤會吉隆終始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敘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爲之則壞大爲小削遠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五行家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藏在目爲五色在耳爲五音在口爲五味在鼻爲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爲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觀形法以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眠祲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數者纔得其十物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

醫家

醫方者所以除疾疾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專壹其情則溺而生疾是以聖人原血脈之本因鍼石之用假藥物之滋調中養氣通滯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則原脈以知政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聚諸藥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爲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疾不治恒得中醫

後序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

各異世之治也列在衆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遊說諸侯各崇所習分鑣並驚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敘之爲十四種謂之子部

宋歐陽修崇文總目敘釋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闊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揚雄荀况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夫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